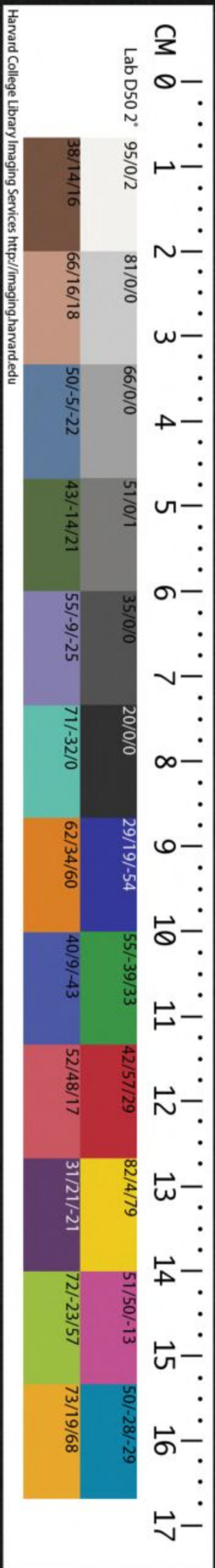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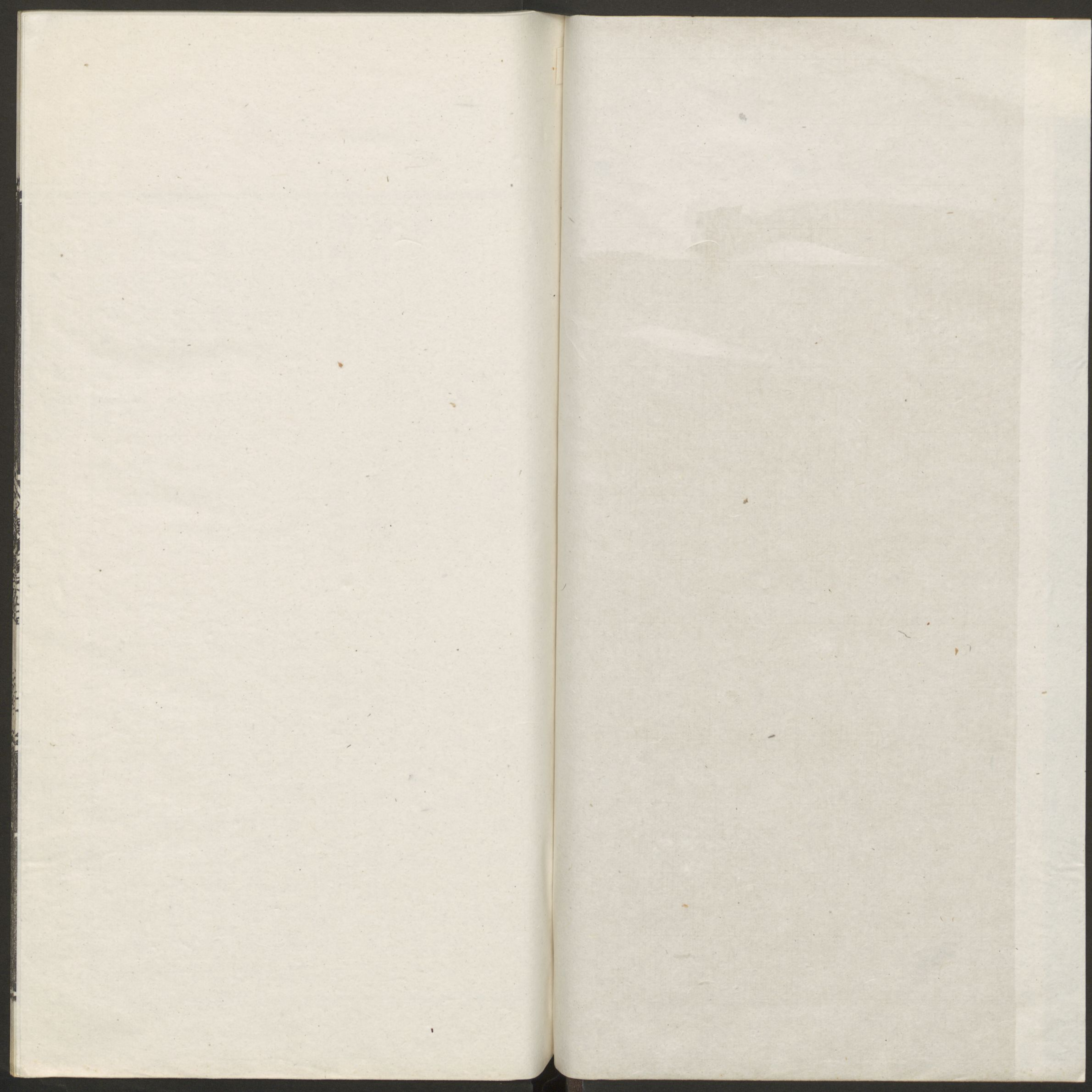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-JAPANESE LIBRARY  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 UNIVERSITY

JAN 20 1940

T 4664/4244A

88





...之南門而守諸試...

...其地之為甚深...

...揚其於川...

...陽則曰...

...而則曰...

...之形陽為...

...彼見吾形...

...而後可足...

...或中原之...

...以...

...

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。請試言其說。虜人列屯置戍。自淮陽以西。至於  
沂隴。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。不滿十萬。關中洛陽京師三處。彼以為形  
勢最重之地。防之為甚深。備之為甚密。可因其為重大。為之名以信之。  
揚兵於川蜀。則曰關隴秦漢故都。百二之險。吾不可以不爭。揚兵於襄  
陽。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。廢祀久矣。吾不可以不復。多為旌旗金鼓  
西。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。吾不可以不復。多為旌旗金鼓  
之形。陽為志在必取之勢。已震關中。又駭洛陽。又聲京師。  
彼見吾形。忘吾勢。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。且沿邊郡縣。亦必皆守  
而後可。是謂無所不備。則無所不寡。如此。則燕山之衛兵。山東之戶  
民。中原之簽軍。精甲銳兵。必悉舉以至。吾乃以形導之。使不得遽去。  
以勢留之。使不得遂休。則山東之地。固虛邑也。山東雖虛。竊計青密  
沂海之兵。猶有數千。我以沿海戰艦。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。彼

數千兵者。盡分於屯守矣。山東誠虛。盜賊必起。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。鼓行而前。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。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。山東已定。則休士秣馬。號召忠義。教以戰守。然後傳檄河朔諸郡。徐以兵躡其後。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。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。堅虜人破滅之形著。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鷓巴之事。必有相軋而起者。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。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。將北歸以自衛耶。吾已制其歸路。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。抑為戰與守耶。腹心已潰。人自解體。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。當此之時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。亦可驅而之北。反用其鋒亦可。縱之使歸。不虞而後擊之亦可。臣知天下不足定也。然海道與三路之兵。將不必皆勇士。不必皆銳。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。而以山東為奇。奇者

以強。正者以弱。弱者牽制之師。而強者必取之兵也。古之用兵者。唐太宗其知此矣。嘗曰。吾觀行陣形勢。每戰必使弱常遇強。強常遇弱。敵遇吾弱。追奔不過數十百步。吾擊敵弱。常突出自背反攻之。以是必勝。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。臣以為天下之勢。避實擊虛。不過如是。苟曰不然。必將驅堅悉銳。由三路以進寸攘尺。取為恢復之謀。則吾兵為虜弱久矣。驟而用之。未嘗不敗。近日符離之戰是也。假設陛下下一舉而取京洛。再舉而復關陝。彼將南絕大河。下燕薊之甲。東逾泗水。漕山東之粟。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。曩者三京之役是也。借能守之。則河北猶未病。河北未病。則雌雄猶未決也。以是策之。陛下其知之矣。昔韓信請於高祖。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。東擊齊。南絕楚之糧道。而西會於滎陽。耿弇言於光武。欲先定漁陽。取涿郡。還收富平。而東下齊。皆越人之都。而謀人之國。二子不以為難能。而高祖

光武不以為可疑。卒藉之以取天下者。見之明而策之熟也。由今觀之。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。則二子未免為狂。何者。其言落落而難合也。如臣之論焉。知不有謂臣為狂者乎。雖然。臣又有一說焉。為陛下終言之。臣前所謂兵出山東。則山東之民必叛。虜以為我應。是不戰而可定也。議者必曰。卒以之歲。山東之變亦大矣。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。臣之說曰。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。皆鋤犁之民。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。非軍府之黥卒。則縣邑之弓兵也。何則。鋤犁之民。寡謀而易聚。懼敗而輕敵。使之堅戰而持久。則敗矣。若夫黥卒之與弓兵。彼皆居行伍。走官府。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。而為之長者。更戰守。其部曲亦稔熟。其賞罰進退之權。建炎之初。如孔彥舟。李成輩。殺長吏。驅良民。膠固而不散者。皆此輩也。然辛巳之歲。何以不變。曰。東北之俗。尚氣而耻下人。當是時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。已先之而起。彼不肯俯首聽命。以為農夫下。故寧嬰城而守。以須王師。而自為功也。臣嘗揣量此曹。間有豪傑。可與立事者。然虜人薄之。而不以戰。自非土木之興築。官吏之呵衛。皆不復用。彼其思一旦之變。以逞夫平昔悒悒勇悍之氣。抑甚於鋤犁之民。然而計深慮遠。非見王師。則未肯輕發。陛下誠以兵入其境。彼將開門迎降。惟恐後耳。得民而可以使之將。得城而可以使之守。非於此焉擇之。未見其可也。故臣於詳戰之末。而備論之。

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上書曰。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蓋人心不感則離。離則天下之和不平者。將應之矣。人心之感不感。聖人初不問乎內外也。以信示人。無人不信。以惠懷人。無人不懷。使天下畢信畢懷。是之謂德感也。恭惟祖宗建置社稷。餘二百年。永永傳不替之象。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。此不

可不稽也。臣愚不佞，待罪三館。鄉者丙戌之秋，嘗入建請，北方歸正之士，捨羶褻冠帶，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未之者。誠以吾宗有大義，中國有至仁。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，只也。陛下感之亦極矣。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。是時國家未萌還俘虜之議，而臣之預言如此。陛下過聽，不以下臣迂愚。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，將王宏於步軍，其餘才武，以次錄用。此聖主至斷至明者也。中外率以為是。今者虜因盜賊之萌，乃起俘虜之請。茲事體大，應酬若失，便關安危。臣日夜念此至熟也。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，不計利鈍，不愛歸附。姑曰還其十百，以緩目前之患。臣恐患自此滋矣。且王言如日，外庭乃欲蝕之，使朝廷前日為義，今日為不義。前日示信，今日為不仁。虧敗德意，莫甚於此。又况俘虜一搖，懼者必眾。十可以聚百，百可以合千。風塵飛揚，肘腋為憂，甚可畏也。其性純良者，自此生心。其慕教化者，

自此絕望。懷反側者，自此有詞。心剽賊者，自此鄉導。陛下異時有事北方，以淮以北。陛下縱欲募用其人，不識誰肯為陛下用乎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。今欲外圖帖息之計，內寬流附之心。陛下曷不試臣今畫三策於前。願臣之策，必不為此虜餌為中國羞也。用其一，則可以破不直之請。用其二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。用其三，則可以成久禦之利。唯上所命也。謂宜今日因往來之使，或對境之使，遺之以書曰：近聞侍旺懷異，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。本朝居數千里外，其及知之乎。此因大國有言，然後覺之。其楚州官吏，並已竄謫。汝邊軍民，並已戒約。則本朝凡嚴大國之意，可謂曲折矣。且侍旺自分必死，故支離其詞。奈何大國聽之。萬一本朝獲一姦盜，妄分折黨，與入北界者，本朝亦聽之乎。如是，則不直之請可破矣。此臣策之一也。又遺之言曰：甲申之歲，大國議和。唐鄧海泗荆淮重地也。輒舉以遺大國，口血未

乾。繼有兩淮之役。俘取吾民。凡數十萬。本朝無愛南北之赤子。慮願前盟。不敢求也。今俘虜百十。奔迸四出。死生莫知。大國累歲求之。獨何意歟。觀此似欲搖動和議。曲不在本朝。天地鬼神實臨之。如是則無已之求。可漸塞矣。此臣策之二也。傳曰。善用兵者。無赫赫之功。豈獨用兵。虜事亦然也。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。引見而對。朝辭而出。道路莫不指目。希置張皇。竟以泄露。諸將所以備虜者。近乎虛聲。而虜所以疑我者。積乎實禍。臣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。鷲鳥不伏而能擊者也。是乃虜所以數啓紛紜之談歟。今皆見之矣。臣謂今日之事。當卑其禮而長其息。賒其日以寬其詞。悠悠以靜處之。縱不見信。必無大侵。然後潛正師律。默課農桑。陰蓄器械。使事興而衆不知。虜如我何。則久禦之利漸成矣。此臣策之三也。彼虜自辛巳及今。迭戰迭敗。豈真健者哉。謂秦無人。故直欲以威劫之耳。如不出臣三策。

則正墮虜計。悔無及也。或謂臣之三策當矣。陛下必審處之矣。陛下智勇能遠圖。大威能亟決。然尚有可慮者。太上之意。主於和柔。故陛下下一切委順。今者欲出詞拒虜。恐不遑也。萬一生事。如太上何。如大孝何。臣愚以此正陛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。大孝以安社稷為悅。使一旦歸附。動搖流人怨憤。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。昔唐肅宗起師靈武。猶不欲以賊遺君父。當時以孝與之。况陛下至孝萬萬。肅宗者乎。雖然。虜勢實不可保。陛下奈何不早為之策哉。漢七國削亦反。不削亦反。晉蘇峻召亦反。不召亦反。今臣度虜之勢。和亦變。不和亦變。特其變有早晚爾。而說者謂徑與俘虜。則繼今可以免禍。是猶抱虎而寢。指虎之終不噬已也。烏乎亦愚矣。曷若整械飾甯。求所以禦虎者。今廼欲專用抱虎之術哉。內外歸附。亦必用此。潛窺陛下以為榮辱死生之決也。措置一失。禍猶發機。從此殆矣。而可無思乎。陛



下若賜清問之燕。得熟數于玉陛。願首試臣三策。以次畢用之。若衆不附。敵不怯。榮名不成。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。臣請死。

秘書省正字趙汝愚論恢復奏曰。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。于此九年矣。凡祖宗之疆土未復。兩世之讎耻未報。實惟陛下之責未已。是宜陛下朝不遑食。夜不遑寐。日積月累。勤求所以為天下之道。如拯溺救焚。而不敢緩也。雖然。急趨無善迹。促柱無和聲。又烏可不量事勢。苟為一切之計。惟速之是務哉。臣嘗竊聞或者之言。謂陛下銳於圖事。惟患兵籍之不多。養兵既多。始憂財用之不給。內外虛耗。軍士怨嗟。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。則利害未暇究也。苟得人出任事。則能否未暇擇也。兩淮城壘土脉膏潤。而不暇待也。松江保甲徒擾無用。而不暇恤也。凡此數者。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。而求之太速耳。行之不已。臣恐陛下求之愈速。而其效愈遲也。經曰。必

有忍其乃有濟。又曰。小不忍則亂大謀。今夫陛下之所為。謀者豈細事哉。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。建宏遠之規。不以小利動其心。不以速成敗厥事。求賢為上。立政次之。事之可為者。屢省而後為。弊之可去者。以漸而後去。人事備而天時至。區區戎虜有不足殄滅者矣。汝愚乞撫安歸正人。疏曰。臣伏思天下之弊多矣。然其大且逼者。莫若歸正人。彼皆祖宗涵養之餘。不勝胡虜之暴。一旦來歸。如脫寇盜。而得慈母。其所望者深矣。朝廷既不能盡滿其意。而民間時時訛言。咸謂虜人來有所意。轉相驚動。懷不自安。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。而懷反側不自安之意。豈得不深為之慮也。為今日計。要先求術以安之。人情既安。雖有姦宄。不能動搖矣。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。其一。換授官資之人。並注添差。差遣至易得也。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。百計邀阻。所須貨賂數倍常人。至有數月不得調者。欲望聖慈。令吏

部措置明立榜約。諸歸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為始。後兩月不授差遣。許至吏部陳訴。犯者重置典憲。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。並須按月支破。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。令監司劾奏。其二北方豪傑之士。捐親戚。棄墳墓。間關而來。有闔門受戮而不顧者。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。而所在例以儉荒待之。無以自達。鬱鬱叛去者亦多矣。欲望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。依隆興元年薦舉武臣格式。有謀略沉雄。可任大計。寬猛適宜。可使御衆。臨陣驍勇。可鼓士氣。威信有聞。可守邊郡者。不以有無文武。各薦一二人。人以半歲為限。陛下親賜試問。擇可用者。隨才用之。雖拔十得五。未足以盡其人。而雍齒且倍其黨。亦粗慰矣。其三散在諸軍為兵者。人給錢絹不多。飢寒切體。進退無路。情實可矜。或者將校非人。一切指為北虜。勞逸異性。種種不同。遂令忠義之心。積成愁怨之氣。國家財賦。少積。縱未能均

有所濟。猶宜遴選將帥。能與士卒同甘苦者。俾勤而撫之。尚庶幾其可也。凡此三者。臣日夜念之。方時無虞。隱伏未見。小有風飈之警。懼非法令之所能制也。惟陛下留神幸甚。

汝愚又上自治之策曰。臣竦賤無取。誤蒙陛下恩私。選自諸生。擢登禁路。非惟身荷寵祿。且將澤及子孫。致命捐軀。誓難圖報。又念國家靖康之難。同姓一時俱北行者。蓋數千人。然則家國之事。臣實義同休戚。今身雖在遠。苟可以效涓塵之益者。誠不當畏避。蓄縮以疏遠自疑也。惟陛下留神幸甚。臣伏自去歲夏中。傳聞北虜還歸本土。緣臣僻居海角。無從詢問虜中事體。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。威略如神。多士盈庭。筭無遺策。使臣空竭肺腑。何補毫芒。但以世受國恩。不無私憂過計。竊謂虜情難測。未可輕言。迹其盜據幽燕。比年似亦安靜。今乃無故妄動。其間必有深謀。或者謂其嫡庶不分。兄弟爭立。虜酋

牽制不斷。將分國而王之。昔趙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復愛長子。欲兩  
 王之。猶豫未決。而身及於難。漢五單于爭立。而其國遂衰。設如或者  
 之言。在彼誠為失策。然臣竊聞虜酋既老。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  
 心。故築宮以仁壽為名。久欲為傳授之事。使其復愛長子。欲裂土而  
 封之。亦惟下一紙之令。則其事即日可定矣。何至捨其已成之業。而  
 犯眾情之所難。棄中原之輿區。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。彼又豈不  
 知陛下卧薪嘗膽。志在規恢。胡為遠自遁藏。深形退屈。其法有進無  
 退。義豈其然。臣謂朝廷正當深察其情。而思所以待之之策。未可直  
 謂其施為悖謬。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。臣輒不量淺陋。伏而思之。  
 而得三說。其一。臣昨在吏部時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。強暴不仁。  
 專好武事。志在傾奪。將為亂階。臣始聞之。常竊私喜。其明亦有謂不  
 然者。今臣之所治。雖在南方。而官吏之中。多北來人士。甘以間亦有以

在淮南。而熟知淮北事體者。皆言其人強忍堅志。素著姦謀。接納雄  
 豪。收採時譽。常至公淮。措置邊事。皆乘驛騎奔馳。馳去倏來。人不知  
 其為虜酋之子也。且謂其人不死。必能大為邊患。使虜人善自為計。  
 委之南據汴都。授以偏師。用為藩屏。則國家將倍勞戍。守邊境未易  
 得安。而虜酋在燕。以重勢臨之。彼亦安能篡奪。今若陰使其父歸伏  
 舊巢。察其姦心。用志非小。其人蓋將挾君父之勢。間兄弟之情。乘北  
 方士馬之強。為併吞其國之舉。發遲禍大。可為深憂。其二。虜人自得  
 國以來。蓋常以北方為根本。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。滎陽京索間。而  
 以關中為根本。安祿山雖盜據洛陽。而以范陽為根本。之類是也。竊  
 料虜人三世篡奪。不能不過為隄備。今將立其少子。而恐或者議其  
 後也。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。而壓之以重勢。俟其少子之徐議後圖  
 然則一時之計。雖若煩勞。恐其因事制宜。亦未為深失也。臣又聞方

遂亮時剪滅宗室。完顏氏多死者。獨今虜酋。佯為有疾。退居遠郡。若無能為。一旦乘遂亮之動。取其國如探囊。逮其僭據許時。亦絕不生。遼事。臣觀其人。似亦非輕舉妄動者。蓋恐其間必自有虜酋得國。今者疑其曩時篡弒。皆在已年。今茲北遷。將為厭勝。然自已二十餘年。蓋嘗歷癸巳之歲矣。未聞有厭勝之事。何也。大抵人之常情。安土重遷。吉凶悔吝。皆生乎動。誠使虜人無故妄動。別無他謀。而違逆眾情。勞役百姓。中原父老。固已不堪其擾矣。又聞其隨行奴婢。甚有遁逃。去歲苦寒。人畜多死。如是不已。孰不怨嗟。禍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。如晉石勒劉聰之徒。乘間俟隙。崛起自奮。弱則請服。強則自固。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。臣竊料虜情。為是三說。以訐觀事勢。朕死已萌。遠不踰三年。近或止暮歲。事機一發。利害萬端。不審陛下萬機之餘。亦嘗深念及此否。孟子曰。國家閒暇。及是時。明以兵政刑。雖大

國必畏之矣。臣觀自古敵國相對。常苦難得閒暇之時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。故能患至而無恐。臣謂朝廷及今閒暇。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。不宜視同常務。使有後時之悔也。臣觀自古國之治亂。兵之強弱。全在得人。然則搜選人材。最為當今急務。練兵理財。又次之。陛下聖意憂勤。蓋思一旦用兵之際。自東徂西。凡備敵者。必天處。為總帥者。當用幾人。將佐中。素有威望。可以獨當一面者。幾人。必布府賓贊。能知兵家事體。緩急可以濟務者。幾人。兵法曰。興師十萬。出征千里。百姓之費。公家之奉。日費千金。陛下恭儉焦勞。內帑所儲。有可支幾歲。自古兵連禍結。亦豈可以歲月計哉。惟昔辛巳之役。上天垂祐。逆亮伏誅。甲申之役。虜人實有厭兵之意。故兵纔及境。不數月而遂解。要不可以是為準也。臣觀自古用兵。不計勝負。惟能持久。上者終成帝業。陛下復料今日之兵。將財力事勢。能以持久而不困乎。右曰。祖宗德

澤威人甚深。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。一旦北方有變。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。朝廷乘破竹之勢。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。初不待歲月持久也。臣仰惟陛下自即尊位。于今二十餘年。威德美意日新一日。是宜上符天道。下順人情。克復之期。不俟再舉。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。而責於人者難期。正須朝廷國勢安彊。然後豪傑可收為用。若昔晉宋之際。蓋無日不望中原。豪傑之助也。然計其功效。終成畫餅。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。兵法又曰。知己知彼。百戰百勝。又曰。三軍之事。莫親於間。賞莫厚於間。事莫密於間。又曰。愛爵祿百金。不知敵之情者。不仁之至也。非人之將也。今虜酋北徙。國人既知之矣。然其所以北徙之意。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。是則諸將用間。未密之過。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。最為不及。然其設心措意。猶是向公。如李顯忠輩。方得罪秦檜。棄置閑廢之中。存中為之傾貲。

結納。故能卒收其用。臣聞存中每遣間諜。輒委之數萬緡。恣其所往。皆數年而後歸。故能深得虜人之情狀。今之諸將。孰可任此。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。選群材以脩政事。外則密諭將帥。厚遣間以覘敵情。至於近邊移戍修城。凡動人耳目之事。皆可少緩。而弗為虜人所欲。歲幣亦宜如數遣發。不必與之深較。嚴戒邊吏。毋得輕輒生事。俾其安意肆志。不復以我為疑。然後養威蓄銳。而徐觀其變。則庶幾其可圖矣。臣僭越狂妄。冒瀆天威。不任皇懼待罪之至。

戶部侍郎汪應辰論國用士風軍政疏曰。臣仰惟陛下初即大位。群臣百姓拭目傾耳以觀化聽令。其精微遠大。雖非見聞可及。而動容周旋。一以禮法仁孝之行。恭儉之德。惻怛愛民之心。謙虛盡下之誠。類皆出於聖性之自然者。以至收召名士。博求直言。追錄忠烈。莫不犁然當於人心。中外稱誦以為此聖主也。一見決矣。孔子曰。三代之

王也。必先其令聞。詩曰。明明天子。令聞不已。夫豈有意於求名哉。蓋昔之有事于四方。若卜筮罔不是孚者。以其民悅服之有素也。誠因始初清明之政。中外悅服之心。推其所已為。求其所未至。凡人心之所欲。而今日之所當行者。舉而措之。以幸天下。蓋沛然若決江河。莫之能禦。事平古人而功倍之矣。臣請言人心之所欲。而今日之所當行者。惟陛下財擇。自用兵以來。有司於常賦之外。所以搜求征取者。名色不一。蓋十倍於漢唐與祖宗之時。而不翅也。州郡為之匱乏。百姓為之凋敝。宜其財聚於上。不可勝用矣。而大農常有不足之憂。則夫今日之國用。不可以不理也。平居無事。將帥之臣。坐享貴富。一旦警急聞命。則遷延而不前。望敵則皇遽而自却。事平之後。益自夸詡。論功第賞。動以數萬。若其名籍之虛實。技勇之高下。皆不可得而考核。則夫今日之軍政。不可以不脩也。以便文自營為得計。以因循苟

且為練事。希功者肆意於誕謾。而不疑。逐利者甘心於放蕩。而不恥。朝廷所託材器職業者。萃於群下也。而積習如此。將何望焉。則夫今日之士風。不可以不變也。以陛下之仁聖。而因始初清明之政。中外悅服之心。慨然欲大有為於天下。以此三者為當務之急。酌之衆論。參以時變。先甲三日而究其所以然。後甲三日而慮其將然。是非之理。本末之序。既已參於前矣。言之則必可行。行之則必可久。任使賢能。必盡其人之材。賞罰功罪。必當其事之實。騁浮辭者。不得以亂真。挾私意者。不得以害正。斷之以不惑。持之以不倦。未有不還至而有效者也。國用理則民可裕矣。軍政脩則兵可強矣。士風變則政事可舉矣。內以治吾之國家。外以制敵。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。昔漢之文景躬行節儉。則有家給人足之效。宣帝總覈名實。則有吏稱職民安業之效。夫以居得致之位。操可致之勢。而又有能致之資。其於天下

之事特患有所不為爾。竊惟太上皇帝以天下之大付之陛下。夫豈苟然而已哉。蓋以天下與人易。為天下得人難。太上皇帝既得其所難矣。陛下當思所以任其難者。詩曰。我日斯邁。而月斯征。夙興夜寐。毋忝所生。時之不可失也。微臣不勝拳拳之至。

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。臣聞天位於上。雷動於下。其卦曰無妄。以四時言之。春夏之發生。雷雖震驚。人不以為妄。所當然也。故能成育物之功。秋冬之歛藏。雷雖隱然而有聲。人莫不惕然而駭聽。蓋其動也妄。必有札瘥癘疫之患。聖人體天以立極。法天而圖治。安平之時。出入起居。罔有不欽。發號施令。罔有不臧。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。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之自然。不撓乎人為之私也。是以濟大業者。當艱難之時。或速而有成。或緩而有成。究其所以然。皆無妄也。漢高之王。漢中未幾。而長驅於滎陽。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。蓋因

思東歸之士。其動不可以緩也。諸葛亮之相蜀。國事未定。則閉關息民以圖之。其動不可以速也。臣又聞善圖治者。如良醫之療疾。固有指日而致效者。亦有累月而致效者。氣血未衰。偶為外邪所乘。或汗或下。其効立見。此豈待累月之久哉。若夫沉痾之餘。羸然若然。必在乎固其本元。養其精神。強其筋力。反欲投瞑眩之劑。求指日之効。又欲娛之以華靡宴樂之奉。其可哉。方今天下之患。胎於熙豐。結於崇觀。潰裂於靖康。爰自紹興之初。上下相維持。將復振矣。未幾用事之臣。又從而弱之。幸賴天啓聖明。陛下嗣膺大統。規恢十年。始有蘇息安強之兆。實社稷生民之福也。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無妄。俯察良醫之治病。備我之備。待彼之變。毋欲速而輕動。其不能成萬全之勳者。臣未之信也。

師愈為長沙守。上奏曰。臣聞濟大業者。不可畏敵人之盛強。亦不可

喜敵人之失德。畏其盛強。則心必怠。喜其失德。則心必驕。驕與怠一萌於宵中。而能圖回者鮮矣。三代而下。遇強敵者。莫如漢高祖。方項羽席戰勝之威。以入關。分王諸僂。可謂強矣。高祖則未嘗畏焉。羽之慄悍猾賊。所過殘滅。可謂失德矣。高祖則未嘗喜焉。竟趨漢中。務寬仁以收民心。廓大度以用人傑。終能遂其欲東之志。五載而成帝業。其規模為何如。靖康之變。亘古所無之恥。不共戴天之讎。將五十年矣。在當時見聞其事者。壯者已老。老者已死。今之年三四十者。雖語以當時之事。已茫然矣。此讎此恥。殆將忘之。祖宗在天之靈。四海忠義之心。所望雪此恥。復此讎。有待於陛下。陛下亦以雪恥復讎為己任。即位以來。宵旰焦勞。未嘗不在是也。然以強弱之勢論之。虜人土地之衆。金穀之富。車馬之壯。雖元魏所不逮。自古夷狄之盛。未有也。世之畏縮守和議者。必持是說焉。曾不知強弱盛衰。相為消長。未

有強而不弱。盛而不衰者。厥今虜勢。安知天意不欲殄其惡。而殲焉。所謂其強易弱。其盛易衰。况加之以淫言。中原之民。怨入骨髓。以是觀之。其可畏乎。世之輕狂妄議。進取者。往往又喜是說。謂可以指日恢復。曾不思國家素備。果何如哉。己己之歲。逆亮篡奪。辛巳之歲。逆亮自斃。天授機會如此。國家不能進。跬步取尺寸。良由無素備也。何謂素備。一曰。脩己任德。以承天意。二曰。實惠及民。以固邦本。三曰。廣收兵傑。以為股肱。四曰。據要害之地。以杜形勢。五曰。練兵足用。以待進取。此五者。人皆能言之。陛下亦飽聞而厭聽。人多以為腐儒常談。殊不知五穀無異味。而能療飢。布帛無異采。而能禦寒。五者雖若常談。實圖回之先務。要在深思而力行。既有素備。機會之來。斯能乘之。何謂機會。或骨肉爭國。或種落離叛。或英雄割據。或大盜蜂起。或輕動深入。皆機會也。魏相曰。兵應者勝。素備已脩。或逢機會。以應兵。



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宣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。苟惟不此之務。徒能張虛氣。出大言。忘遠慮。爭小利。而曰能圖恢復者。非臣所知也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四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

經國

宋孝宗時。朱熹上奏曰。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。大槩有三。曰戰。曰守。曰和而已。然天下之事。利必有害。得必有失。是以三者之中。又各有兩端焉。蓋戰誠進取之勢。而亦有輕舉之失。守固自治之術。而亦有持久之難。至於和之策。則下矣。而主其計者。亦以為屈己愛民。蓄力觀釁。疑敵緩師。未為失計。多事以來。此三說六端者。是非相攻。可否相奪。於冥冥之中。談者各飾其私。而聽者不勝其眩。雖以陛下之明。蓋未能斷然無惑。志於其間也。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。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。而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。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。當以明理為先。是理既明。則凡所當為。而必為。所不當為。而必止者。莫非循天之理。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。臣請復指其實。而明

之。蓋臣聞之。天高地下。人位乎中。天之道不出乎陰陽。地之道不出乎柔剛。是則舍仁與義。亦無以立人之道矣。然而仁莫大於父子。義莫大於君臣。是謂三綱之要。五常之本。人倫天理之至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其曰君父之讐。不與共戴天者。乃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。發於至痛。不能自己之同情。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。恭惟國家之與北虜。乃陵廟之深讐。言之痛切。有非臣子所忍聞者。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。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。雖享天位。不以為樂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。以陛下聰明智勇。為必能成此志也。然則今日所當為者。非戰無以復讎。非守無以制勝。是皆天理之自然。非人欲之私念也。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。間者不知何人。輒復唱為邪議。以熒惑聖聽。至遣朝臣持書。以復虜帥。而為講和之計。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為者。不能必止。而重失此舉也。且不知陛下不得

已於議者之言。而姑為此邪。抑真欲和議之成。而為此邪。以為姑為此也。則既為其始。必慮其終。我既請之。彼必報之。不可以苟為也。且苟而為此。欲以何求也。我無補於事。徒害於理。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為也。以為真欲和議之成也。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。蓄力觀釁。疑敵緩師。未為失計者。臣請有以議之。夫人以藐然之身。位乎天地之間。至微也。而能與天地並立。而為三者。以其有仁義之性。而與夫陰陽之氣。剛柔之體。同出乎萬物之一原。而無間也。古之聖人。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。豈有他哉。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。今釋怨而講和。非屈已也。乃逆理也。已可屈也。理可逆乎。逆理之禍。將使三綱淪九法。戮子焉。而不知有父。臣焉。而不知有君。人心僻遠。而天地閉塞。夷狄愈盛。而禽獸愈繁。是乃舉南北之民。而棄之。豈愛之之謂哉。且不曰愛其君父。而曰兼愛南北之民。其於輕重之倫。緩急之序。亦可謂

舛矣。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。蓋名不正則言不順。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。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為觀。釁緩師之計。蓋不惟使上下離心。中外解體。緩急之間無以應敵。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。亦將因循弛而不復振矣。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。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。而信誓之重。名分之素。彼皆得以歸曲于我。蓋不待兩兵相加。而吾氣已索然矣。且自宣和靖康以來。講和之效亦可槩見。虜之情偽。吾之得失。蓋不待明者而後知。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。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。與義理之必可恃。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。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。是以氣勇謀明。無所懾憚。不幸蹉跌。死生以之。小人之心。一切反是。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。特以便其私耳。而謀國者過而聽焉。豈不誤哉。今使者將還。大議將決。此亦救過補

敗之時也。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。而以窮理為先。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。少加意焉。體驗擴充。以達人極深。詔在事之臣。亟罷講和之議。大明黜陟。以示天下。使知復讎雪耻之本。立心未嘗少衰。雖使虜意效順。無所邀索。乃是深有包藏。尤足疑畏。正宜引義拒絕。以伐其謀。然後表裏江淮。合戰守之計。以為一。使守固而有以戰。戰勝而有以守。奇正相生。如環之無端。持以歲月。以必復中原。必滅胡虜為期。而後已。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。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。既已無憾。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。固已遠矣。臣願陛下以此處心。以此立志。則仁義之道明於上。而忠孝之俗成於下。人道既得。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。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。則何事之不可成。何功之不可立哉。臣草茅微賤。不識事宜。獨以所學立論。大功惟陛下擇焉。

熹又奏曰。臣聞益之戒舜曰。儆戒無虞。罔失法度。罔游于逸。罔淫于樂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而終之曰。無怠無荒。四夷來王。周之文武。亦以天保以上治內。東微以下治外。始於憂勤。終於逸樂。其後中微。小雅盡廢。四夷交侵。中國衰削。宣王承之。側身脩行。任賢使能。內修政事。外攘夷狄。而周道粲然復興。臣嘗以是觀之。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。其本不在乎威彊。而在乎德業。其任不在乎邊境。而在乎朝廷。其具不在乎兵食。而在乎紀綱。蓋決然矣。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。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。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矣。然而戎虜憑陵。包藏不測。中外之議。咸謂國威未振。這備未飭。帑原未充。士卒未練。一旦緩急。何以為計。臣獨以為今日之憂。非此之謂。所可憂者。乃大於此。而恨議者未及之也。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。尚壅。佞幸之勢。方張。爵賞易致。而威罰不行。民力已殫。而國用未節。以是四者觀之。則德業未可謂修。朝廷未可謂正。紀綱未可謂立。凡古先聖王所以疆本折衝。威制夷狄之道。皆未可謂備。是則臣之所深憂也。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。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。以監所行之得失。而未所以修德業。正朝廷。立紀綱者。必以開納諫諍。黜遠邪佞。杜塞倖門。安固邦本。四者為急先之務。治其本而毋治其末。治其實而勿治其名。庶幾人心厭服。夷狄知畏。則形勢自彊。而恢復可冀矣。臣踈遠賤愚。震懼天威。未敢罄竭所聞。以久稽聖聽。而粗舉其端如此。伏惟陛下留神財幸。

王質上言曰。臣觀今日事勢。訓兵理財。先為富強。以待天下有變。敵國有釁。則乘機從事於中原。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。天下未有變。吾能激之使變。生敵國未有釁。吾能撓之使釁。作使就吾之機。以行吾之志。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。弋者取禽。獵者取獸。方其柘深林。伏豐草。待其偶

然自墮於網羅而後取之。非弋獵之妙也。動之使飛。而觸吾之羅。擾之使逸。而觸吾之網。網羅在此。若有所不可已。而必臨其中。此弋獵之妙也。自岐亮殞。亡葛裒篡立。為葛裒者。其守國蓋亦得策。然豈可以其得策。而遂絕念忘懷。以為終不可圖也。要當使其不得已。而必捨得策。就失策。彼雖明知。而無可柰。何必當出此。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。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。與陛下言恢復者。眾矣。亦有及此者乎。正隆之末。中原本不欲南向。岐亮以勢劫之。未至汴。而軍已離。未渡淮。而盜已作。未抵江。而葛裒已叛。中原大亂。數年而後定。此葛裒覆車之鑒也。葛裒鑿岐亮之敗。其勢不得不歸於和。若陛下堅持不和之論。為葛裒者。亦固知攸濟。其初欲奔河南。啗我以為和。其臣力言岐亮之死。軍勢甚危。我不能襲而止。陳蔡之陷。汴洛大震。我不能進而退。隴右之失。關中欲傾。我不能取而歸。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。

我。苦勸葛裒勿弃河南。已而削臣禮。損歲幣。欲就我以為和。而陛下難於弃要害之地。固勢如初。已而大臣異議。並邊撤兵。則乘間進師。遂脇我以為和。而陛下權宜從之。葛裒謀和之序有三。勢未安。則欲啖我以為和。勢稍息。則就我以為和。勢既振。則脇我以為和。於是僅乃得成。自辛巳至甲申。何其欲和之堅。謀和之難也。葛裒之被衮服冕。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。至是東南既和。中原漸定。而其國始可保矣。葛裒初年。金人已有一亡證。其能存立。漸至康強者。和之效也。故葛裒欲保今日之和。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。成之既艱。保之必力。苟失和。則必用兵。用兵則中原之人。又復如前。而岐亮之患。亦將襲後。此葛裒之所甚懼也。夫中原之與金人。其不相安久矣。靖康建炎之際。宇宙橫潰。生靈駭散。莫知性命之所寄。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。然而立為齊。而復廢。還河南。而復取。徘徊展轉。欲奄中原而未決。欲

奔中原而又惜之。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。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所歸依。其勢已折而不支。於是決混一之計。天從五國之衆。雜居中原。曠然以夷變夏。不從令者。蕩盡城邑。誅及種族。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人。而又無所望於東南。力盡勢窮而始定。此粘罕兀術之後。善觀天下之勢。而疾徐操縱。不失其節。以是能成其強。然雖為相屬。而實未嘗相安。粘罕兀術之後。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。天意留此與我。若將以待恢復者也。岐亮好勝自任。以為中原之人。食我水土。為我臣僕者數十年。無有不從。而不知中原之人。非相服之真心。特以風恬浪靜。難以施其蠶作鯨吞也。風濤忽起。足以鼓躍而簸掉。則平時蓄憾之心。至此得以逞矣。岐亮之還師。未嘗為我所得。而多為中原百姓所礙。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。未嘗為我所下。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。岐亮一動。而中原之蠶作。為吾之利。

也如此。為彼之害者。如彼葛藜困岐亮之變。覺中原之心。故其謀欲靜以安之。中原安則其國安。其國安則其身安。臣知葛藜永不敢離燕地。永不敢興南師。何者。其身所以得此位。因前人之舉。此事也。我又為之。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。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。葛藜明見此理。堅守此說。故十年而中原無變。葛藜之說終不移。則中原之變終不作。中原之變終不作。則金人之勢終不傾。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。近者誰為葛藜之謀。竟誘中原之衆。吾淮南遷徙之民。稍復還歸。或者以是為憂。而臣益以窺見葛藜之心。可以行吾之謀也。蓋彼務為銷變。而吾當激之使變生。彼務為省蠶。而吾當撓之使蠶作。如人經病後。務為調適安和。惟慮病之復至。則當勞動其精神。耗散其氣血。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。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。則當然隨勢而施謀。倘移乘輿進幸建康。則中原必謹傳親征。彼不得不發。刷調發以為之。

備則木末之風漸起。汪心之浪隨生。中原之情固已涵涵而不靖。岌岌而不寧。將新逞前日正隆之態。峻亮以斷然不移之決。持熾然不可向之威。方其發發。固已不肯盡從。觀葛裒之庸。豈可以比峻亮之果銳。人不肯盡從。亮則不肯盡從。亮也。必矣。不肯盡從。則其間必有強點。好爭。踴躍思動者出。而為抗。此天下有變之端也。間遣一使者復謀園陵。其勢決不肯從。不從。則備我益急。備我益急。則中原益騷。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。其勢亦決不肯從。不從。則備我愈盛。備我愈盛。則中原愈擾。或者以為鷲鳥將擊而匿形。苟欲圖人。不當警使為備。此未可與權也。吾之警使為備者。乃欲激之。使變生。而撓之。使釁作。彼不如此。則無以動中原。中原動。則彼覆亡之萌。而吾恢復之資。如此一兩年之間。可以漸致中原之關。坐成敵國之亂。而吾厲兵秣馬。揚欲進之聲。而未動。飛符走檄。作欲往之勢。而未行。中原一擾。

則不能遽止。變久則變多。變廣則變熾。彼力分力以支中原。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。中原室內之患。東南門外之憂。彼將孰先。則吾雖產其禍。而未即受其敵。其初陰攪之。而未明犯之。及其成敗之未決。去住之未定。分道整軍而前。收中原之豪族。以為吾介牙。據中原之沃壤。以為吾囊橐。立契丹之主。使率契丹之衆。歸其故部。還為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。各隨其主。而返其故。則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。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。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。女真之衆。曾不當奚契丹。渤海。靺鞨。等諸國十之一。五國之衆。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。措女真於五國之間。固已甚微。措五國於中原之內。蓋益甚眇。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為一。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。女真不得不逆而歸。苟惟不然。則亦自相魚肉。決不能相守不貳。以與我並爭於中原也。諸戎與中原相錯。世俗所謂猫鼠之相乳。蜈蚣蝮蛇之

同仇者也。烏能久而相安。五胡之亂。劉氏為匈奴。而胡滅之。石氏為胡。而冉閔滅之。鮮卑又滅之。慕容氏為鮮卑。而氏滅之。復興。而晉又滅之。符氏為氏。而羌滅之。復興。而羌又滅之。姚氏為羌。而晉滅之。金人殘滅諸戎。陵蹂中原。假合而為一家。凡今相處者。非其不戴天之讐。則其不反兵之讐也。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。而諸戎亦與金人之不相安也。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於其腹心。而吾不思所以謀之。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。使偷而可安。苟而可活。如是而能久。猶云可也。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。太宗以遷為難。則決策居汴。太祖嘆曰。不及百年。東南之力竭矣。未五六十。年而東南已以病告。蓋重兵宿於京師。而供給仰於東南。京師之備愈滋。則東南之力愈負重。今以東南為國。西自興。梁東至吳越。羅兵為守。已過承平之六。半而未止也。不獨養兵。而所以為國之具。其取諸東南者。又倍重於承平。

之時。今將五十年矣。其力日削。一日。歲股一歲。蘇綽之在魏也。以國用不足。重為征稅之法。既而嘆曰。今所為正如張弓。非平世法也。後之君子誰能弛之。東南立國之初。一時張弓之法。至今不弛。而更急者多矣。近世趙開為鹽酒之法。以贍蜀師。將平言曰。若因循不恢復。蜀將大困。而我為裊首也。此與蘇綽之意無異。今張弓之法不弛。而更加急。恐非可以持久也。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。民力盡。則國從之。漢自靈帝以後。而南北分。存南為孫氏。晉自愍帝以後。而南北分。在南猶為司馬氏。已而為劉氏。為兩蕭氏。為陳氏。唐自昭宗以後。而南北分。在南為楊氏。已而為李氏。惟司馬氏有南最久。名為百有二年。而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。歲月居多。亦可謂國非其國也。故在今日。不得不注意中原。以紓東南迫切之勢。以圖宗社堅長之策。西晉凡五十二年。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。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



年。至元帝中興。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。何者。相忘之日少。相毒之日多也。故晉人恢復為難。然桓溫至灞上。劉裕入長安。中原猶有戀戀之情。所謂長安十陵。是公家墳墓。咸陽宮殿。是公家室宅。舍此何之。是時關中相繼為符姚割據。將八十年。與劉裕初漠然也。而苦邀其留。痛恨其返。蓋慮比有拓跋。西有赫連。此華人真情。終不安於夷虜也。我自太祖造邦。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。今相離雖漸久。而其情未泯也。為我毀族。為我毀身。不可勝數。而終不悔。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。而無所泄其憤。閤然相踈於我。而無所効其情。紹興隆興。屢欲恢復。而不就。蓋謀國大臣。握兵諸將。之過。而非中原之難下也。中原難下。當在它時。日愈久。則情愈衰。情衰。則相視如路人。甚則相疾如仇讎。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。宣和取燕山。契丹謂吾師曰。南人三道燕雲。是我故地。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。能無許久君臣之情。今

日但當死鬪。故涿易二州之外。其餘皆惘然也。它時中原故應有此氣象。有此氣象。則難圖矣。政使不與夷虜相安。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。今日雖有豪傑。亦未能收。何者。人情未忘我也。人情未忘我。則知有我。不知有它。從我則能行。捨我則不能立。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。必待我而後可動。雖使有赤眉王。即亦必託漢為名。託漢為名。則借漢為重。是其權已在漢也。權在漢。則終當歸漢。何者。偽不敵真也。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。制豪傑從違之命。而或者以謂恢復為難。陛下過聽而未決。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。判然不可易之理。而告陛下者也。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。以十分為率而計之。六分用中原攻金人。一分用諸戎攻金人。三分用東南攻金人。若十分盡仰東南。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。宋文帝謂佛狸曰。河南舊是我地。今當修復。不干河北。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。而安得有情於劉

氏也。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。佛狸之勢難遏。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借助於中原。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。非今日事勢之比也。今日事勢大畧與東漢相同。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。十五年光陰未遠。風聲相聞。故人情思漢為深。光武起於中原。其勢為便。陛下興於東南。其勢為不甚便。然光武極其力。堅其志。而期於必成。陛下容有所疑。容有所憚者。必有一擲之語。狐注之言。以動搖陛下之心。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。光武至不樂兵。嘗言每一發兵。頭須為白。關東初平。不堪兵間之積苦。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一子於度外。然終不能自己者。慮後患之難圖也。况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。對女真不並存之敵。未易可以安枕。高臥置此賊於度外。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。夫天下之勢至此。不變則不鮮。氣候煩蒸。非疾雷迅雨。則鬱滯之氣不散。清明之氣不回。當是之時。惟

英主能與世為雷雨。陛下真英主也。可惜蹉跎玩時。將老。陛下齒髮迤邐。遺患將殃。陛下之子孫。凡今所患。兵之未精。財之未裕。陛下試令臣熟數於前。然後知兵非難精。財非難裕。臣雖無似自度。與陛下辦此而不難。陛下誠能變風俗。銷朋黨。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。則出與陛下同心圖事。協力濟功者。將患其多。不患其少。臣雖不才。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。臣非敢自謂能也。陛下有英主之高資。一借筋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。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。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。與陛下任事。足以取効而無難。恃陛下之為英主也。如臣區區可惜為斤斧之所傷殘。風波之所覆溺。生無所成。死有遺恨。實惟陛下圖之。

孝宗屢易相。國論未定。質為太學正。上疏曰。陛下即位以來。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。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。陛下皆不以為才。於是

先逐義問。次逐澈。獨徘徊康伯。難於進退。陛下意終鄙之。遂決意用史浩。而浩亦不稱。陛下意於是決。用張浚。而浚又無成。於是決用湯思退。今思退專任國政。又且數月。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。夫宰相之任。一不稱。則陛下之志一沮。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。和不成。浚持陛下以戰。戰不驗。浚又持陛下以守。守既困。思退又持陛下以和。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。李牧在鴈門。法主於守。守乃有戰。祖逖在河南。法主於戰。戰乃有和。羊祜在襄陽。法主於和。和乃有守。何至分而不使相合。今陛下之心志未定。規模未立。或告陛下金弱且亡。而吾兵甚振。陛下即勃然有勒燕然之志。或告陛下吾力不足。恃而金人且來。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。或告陛下吾不可進。金不可入。陛下又蹇然有拍鴻溝之意。使臣為陛下謀。會三者為一。天下烏有不治哉。

質又奏曰。臣嘗論之。夫人之為國。利至不能不喜。害至不能不懼。惟其當利害之際。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。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。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。而淺深不可得而測。何者。慮之素定。故不搖。養之素厚。故不驚。彼其輕喜而驟懼者。皆慮之不定。養之不厚。故倉卒迫懼之中。利得以休而動。害得以脅而遷。嗟夫。天下之變。生於有間而可入。喜為國者。深藏其喜懼之端。補綻縫隙。以自秘其肺腑。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。叩之而莫能揣其鑰。窮搜曲覽。而莫能得其要領。當是之時。雖有強隣悍敵。亦且逡巡退縮。而不敢措意於我。臣觀自古謀人之國。既先誘之以利。又唱之以害。夫誘之以利。而唱之以害。所以尋其間也。或者不能開其尋之之路。而開其入之之門。喜懼之情。洋溢於內。而表襮於外。故墮其計而不知。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。足盜在門。而自啓其鍵也。其亦可謂大惑矣。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

城而易趙壁。趙人雖吝於予壁，而喜於得城。壁既入而城不割，則倉皇芻壁以歸。夫秦人以虎狼之心，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，其志豈在壁也。而藉以試趙，趙人信之，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。是以暴驚陵劫，至於加兵而不息。蓋知其無能為也。楚子伐宋而宋不服，令其師曰：入築室反耕，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。何者，越千里以伐人，而強晉蠢蠢然，又有欲動之勢，形孤而心搖，必不能久矣。而華元不得其情，震悼惴慄，奔走求盟，若不可以終日。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。是二國者，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，而不能自窒其間，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。故臣嘗以為善謀國者，尋其間而善為國者，窒其間。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，臣聞之士大夫，以為朝廷至於動色相慶，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，臣聞之士大夫，以為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為。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，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。何者，古之弃地有三，

或不能有而弃，或無所得而弃，或交相易而弃。此三者，今北朝皆無焉。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。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，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，而試其喜不喜也。古之遷都有三，或以兵火殘弊而遷，或以隣敵窺伺而遷，或以形勢迫隘而遷。此三者，今北朝皆無焉。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。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，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，而試其懼不懼也。此正當今窒間之時，而喜懼之形，烏可輕出哉。臣讀東晉謝安傳，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，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為懼，謝玄之勝而不為喜，未嘗不咨嗟嘆息，以為後世君子之莫及。而推原其故，則蓋本於慮之素定，而養之素厚，是以利不能誘，害不能喝。夫天下之事，緣飾之則以文雅，而鎮壓之則以器局。就二者而輕重之，寧不足於文雅，而器局之君子，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。質又奏曰：臣嘗論之曰：靜而觀利害之變，揣其輕重，量其多寡，而擇

其害輕利重。害寡利多者為之。雖間有所拂於世俗。則固當有所勿恤。何者。天下之利害紛紜。反覆於冥漠之中。博之而不可執其形。尋之而不可究其端。然輕重有定勢。而多寡自有定量。甚不難知也。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。則銖不若兩。兩不若鈞。鈞不若石。以龠合升。斗斛而觀其量。則龠不若合。合不若升。升不若斗。斗不若斛。善處利害者。如衡之於銖兩鈞石。量之於龠合升斗斛。深明於毫忽之間。曲辨於勺撮之際。惟夫世之君子。心不平而氣不之。高則為名所眩。下則為利所怵。是以輕重之定勢。多寡之定量。舉皇惑顛倒而莫知。是錯之削七國。王深謀之挑李虜。朱弁之納侯景。楊國忠之服安南。昔以為利一而害百者。利一而害百。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為。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。亦可謂大拙矣。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。以為非庸材常智所可及。烏介可汗。不能振退。渾党項

請以部落擊之。因天德軍使田庄以為言。德裕曰。不可。沙陀退。渾不可恃也。見利則進。遇敵則走。誰肯為用耶。天德兵素弱。以一城與勁虜角。必敗。點憂斯攻安西。北庭。武宗欲求其地。德裕曰。不可。安西距京師七千里。北庭五千里。異時河隴為我郡縣。故能緩急調運。河隴既入吐蕃。則何所興發。何道餽輓。縱得無用。嗟夫。有誅虜之便而不進。有得地之勢而不取。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。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。而量多寡者甚精。以為誅虜而生豐。則不如勿誅。得地而耗財。則不如勿得。故它人以為可德裕以為不可。而今之謀利害者。不然。近者括沙田。鑿銅器。此其為利亦未矣。臣聞之士大夫。沙田之數。祖以石計。錢以緡計。殆不過十數萬。而江淮浙西之民。嗟憤恨。有甚不堪者。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。或者以為風餐土食之餘。薪烹火化之後。頗不利於鑄錢。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。此二者。

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。豈非謀利害者不端。輕重不量。多寡之過歟。臣聞天下之人。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。苟使吾事舉而有功。功成而有利。則雖朝諝夕誹。固有不必問者。今之所圖者。百分之勞。曾未有一分之獲。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。臣以為善計利害者。不為也。

質又上固本論。其一日。夫所謂重淮者何。臣嘗論之曰。有三鎮然後能守河。有兩淮然後能守江。江之時。兩淮如河之時。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。而高錮於內。自渡江以來。強鄰悍敵。相與隔樊墻而分爾汝。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。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。而長江未嘗染夷虜戎馬之氣。雖符堅傾天下之鋒。而盡銳於一擲。卒阻於淝水而止。宋文帝與佛狸相抗。彼佛狸之師。非脆敵矣。衝蕩飄忽。一旦而臨瓜步。遂與建康相望。然遠近退避。若不可以終日。故臣以為晉

之所以能保江左者。以兩淮有以當其前。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。以兩淮有以遠其後。國家渡江之初。跡未著而心未安。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。和親之後。誓已定而約已明。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。然不能蔽淮。終不可以蔽江。今沿江之屯有四。一軍駐鄂州。一軍駐池州。一軍駐建寧。一軍駐鎮江。平居無事。形聯氣接。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。一旦有急。上下數千里。聚之則不徧。散之則不多。故臣以為蔽江先於蔽淮。非以為淮之米可以蔽江也。綴之於前。而待之於後。則守之也固。而應之也閑。蓋軍旅之中。一夫被重鎧。一夫被單鎧。被重鎧者。一鎧洞則一鎧存。而被單鎧者。一鎧洞則肌膚切矣。然而今日之計。有蔽江之實。而無蔽江之名。有蔽江之名。而無蔽江之實。則彼不驚。此不可以不熟講也。今兩浙九州郡之卒。亡者不補。而在者無幾。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。所以供官吏。衛府庫。而郵傳者舉

不能備數。如是則莫若舉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。小州五百人。大州倍之。今之兩淮地曠人稀。而郡縣孤弱。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。出沒乎其間。發源於江西。而波流於江北。蓋嘗震動郡縣。力不能制。如是則莫如以禦盜之名。而增巡檢之士。兵尉司之弓手。小寨土兵二百人。大寨倍之。小縣之弓手百人。大縣倍之。一路有幾州。一州有幾縣。一縣有幾寨。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。厲之以戈矛弓矢之法。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。誘之以賞。懲之以罰。不出五年。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。此可謂我得其利。而彼不驚者也。陛下若以臣之言為然。則密諭兩淮之計。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。而留之以為養土兵之資。則兩淮不為無用。而緩急可以綴敵。長江不為無助。而倉卒得以為備。蓋天下之事。不可使庸夫處之。庸夫處之。則安坐而待斃。不可使褊夫處之。褊夫處之。則張皇而生變。惟夫緩不為庸。急不為褊。然後能收

冥冥之功。是臣之策也。其二曰。夫所謂重蜀者何。臣嘗論之。蜀之常勢。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為可憂。而將帥專制之為可畏。自古蜀之盜賊。惟公孫述李雄屈起於閭閻草野之中。猖狂僭竊。以自正朔。蓋其適大亂之世。自李寶張忠之敗。羅尚之死。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。縱橫飄忽。聽其所往。而莫之限。故此二人者。前無所忌。後無所顧。得以坐成割據之勢。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。晉之譙縱。本朝之王均李順。皆不旋踵而撲滅。唐自天寶以後。蜀歲被南詔之擾。蓋嘗一至成都。而不敢居。又嘗再犯而不能入。然卒以奔敗而遠遁。故臣以為盜賊竊發蠻夷侵擾。皆不為蜀憂。何者。主客之勢然也。今夫蜀地險阻。而離隔。其人柔忍而朴厚。惟其地險阻。而離隔。故盜賊卒然起於其間。而首尾肘腋。不能以相應。故其心搖。蠻夷無故而深入。則斷續先後。不能以相入。故其勢孤。心搖者易散。勢孤者難立。可以

為一時之擾而不可為久遠之患。至於柔忍朴厚之人。呼之則來。招之則應。有姦雄桀勇之夫。而專制乎其上。浸淫漸漬。久而必至於為害。故唐之崔寧。韋臯。皆積累歲之久。遂擁兵擅利。以抗朝廷。梁之王建。後唐之孟知祥。亦皆先恢拓其腹心。而長養其羽翼。一旦反目。而從容談笑。坐得數千里之地。小而為崔韋。大而為王孟。凡久而制蜀。未有不然而者。此臣之所以為今日之慮也。今之制蜀者。其初始有一時之功。栽培涵養。而遂有不可拔之勢。兄弟之相承。支黨之相聯。吏之奉承其風旨。民之習熟其名字也。蓋已久矣。夫平居無事。彼猶肯以虛名奉我。我得以虛名役彼。彼不幸有搖足之變。則虛名有不可施。而實禍將生。蓋臣以為杜鵑漸擇其所畏。假之以兵。而布之列郡。以扼其勢。而制其姦。重誨納涼師之兵於蜀之腹心。以幸其有所憚。而不敢動。而不知夫圍虎豹於一閑。跳踉奮噬。乃所以趣其鬪。鬪刃

於人育。手是不疾應者。未之有矣。鵑漸之策。走圍虎豹於一閑。而重誨之策。則擬刃於其育也。故二策之在今日。皆有所不可行。何者。將以銷變。而反以生變。非朝廷之利也。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。寬緩而不迫。久遠而有利者。莫若厚恤二川之民。於常賦之外。時有所蠲除。其征需。於常備之外。時有所寬簡。其力役。間遣使者。發德音。下明詔。丁寧委曲。為之訕辭。而深恤其疾苦。蓋朝廷之待巴蜀。必有以大過。於江淮閩浙湖廣之民。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。使其常有不能忘。朝廷之心。則緩急之際。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。夫如是。則將帥能有兵。而不能有民。有兵而不能有民。則可以為患。而不可為大患。今兩川之民。外資邊屯。內供朝廷。以臣度之。蓋必有重困者。縱而不收。恐為專制者資耳。

表說友上規恢三事奏曰。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。超冠古昔。深念列



聖二百年之貽謨。中原千萬人之思漢。粵自踐祚。力圖大勳。臨朝慨  
嗟。日軫宸慮。將帥之能否。上廩於主。擇士卒之貧窶。曲意以加惠。繕  
治器甲。修築城堡。選練將士。儲侍金穀。雲屯之分布。馬政之蓄息。凡  
是數者。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。然臣猶有愚慮。以獻陛下。其說有三。  
一曰。毋露機。二曰。毋較禮。三曰。毋輕敵。夫帝王之兵。貴謀而賤戰。智  
者之謀。計定而機不發。史臣論光武之復漢。而歸之沉幾先物焉。蓋  
幾之不沉。則事未及舉。而迹已布見。將物先於我。而我烏能先物哉。  
臣願陛下以貴謀為先。以沉機為智。舉事貴乎漸。使彼浸聞而不疑。  
決策貴乎神。使出其意而叵測。戒飭邊吏。防姦人之探刺。申諭統帥。  
毋生事以張皇。凡吾求以勝敵者。橫斜曲直。而彼莫知所終焉。此臣  
所謂毋露機也。自古復人之讐。必以吾所不足愛而易其所可愛。小  
則不較。小屈不卹。此其志未可量也。越王報吳。卑辭厚禮。惟吳是徇。

蓋辭之卑。禮之厚。於吾固無損也。而適之以滋其驕玩之習。矜其狃  
惡之志。而重吾國人憤懣不平之氣。用是以報。烏有弗濟者。臣願陛  
下毋憚言辭。毋惜苛禮。酬應之儀。毋薄於疇昔。使命之遣。毋專於小  
臣。將取故予。而養其貪侈之姦。屈已下人。而激吾國人之憤。謀之如  
此。而待之又如此。豈不足以舉事哉。此臣所謂毋較禮也。夫以有餘  
者待人。而以不敢自足者處己。則無玩敵。無輕舉。將見可而進。如破  
竹矣。東漢之初。匈奴飢役。自相紛爭。臧官馬。武願得五千騎。以立功。  
光武謂傳聞之事。常多失實。帝非其請。果無是事。特欲益稔其惡。靜  
觀其變。而徐起以取之耳。故其後有空朔庭之舉。天下之事。亦豈在  
驟忽而亟圖哉。臣願陛下幸醜種。年來衰亡已兆。而愈先自治。嘉中  
原。年來思漢正切。而益務綏懷。常若彼有難圖之形。而我未有必取  
之勢。蓄銳養晦。堅意篤志。待時而動。奮然必為。將何往而弗克者。此

臣所謂毋輕敵也。夫是三者固豈區區然求目睫之勝哉。養吾之力以深藏其機。安吾之民以姑盡其禮。全吾之策以熟料其敵。皆所以為不可測之計。期必發而必中爾。惟陛下鑒臣之說以觀今日之勢。而不以為迂。將不歲月而復古興周。明謨隆漢。正休周宣漢光於千載之上。如臣等輩。期與中原赤子共覩漢官威儀之盛。豈不壯哉。詠友又上言曰。臣嘗觀漢高祖最善慮事。方天下未定。自關以西。每先固守。然後東征西伐。得以取勝。其自將擊陳豨也。非蕭何守關中。則韓信之叛實累其後。明年又自將擊布。亦因視郿慮。常使問蕭相國。何為。帝之意謂寧使吾之伐人者未克。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。蓋跋前疐後。以掣吾肘。用兵之大忌也。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。超冠古昔。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謨。中原千萬人之思漢。粵自歲祚。力圖大勳。將率則上廩於主。擇卒伍則捐金以加惠。器甲城堡。士馬金穀。凡古

人戰勝攻取之具。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。夫以天道好還之理。祖宗在天之靈。而鑒觀陛下復古之念。如此固已啓佑大業。而犁庭蹙血之盛。復見於今日矣。然臣猶有愚慮。不識忌諱。以獻陛下。伏見年來江湖之盜。時敢竊發。比者廣西李接小寇。亦敢為妖。此固自投死地。何足誅鋤。而臣私憂過計。以為當清明偃戈之朝。區區疥癬。隨自殄滅。固何足道。然陛下方篤意復古。勲在朝夕。它日復會東都。舉國大進。于時江湖閩廣數路。尚一有警。必有遠後掣肘之患。此豈可以不預為之防也。夫江西湖南盜賊。固當深慮。若閩廣三路。尤不可忽。蓋地土牽聯。郡縣又諸郡相望。別無險隘。譬之崗阜。自成一區。或有寇盜。苟不即滅。非若江西湖南路。地形斷續。隔驀散落。時有高下險阻之比。若不先為之策。異日必為後累。臣輒以管見五說。仰溷天聽。其一日。乞行下閩廣三路提刑司。專一措置。諸州禁軍。令守臣同本州

兵官日務訓閱。立為賞罰。激厲能者。不得占用一名。提刑每歲循行  
點按。不得因而播擾。月具見管禁兵姓名人數申奏。其二曰。閩廣諸  
郡。城壁頽圯。兵器駁削。三廣尤甚。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。同各  
州守臣措置。日下修築城壁。務令堅固。打造器甲。務為可用。具已修  
打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。其三曰。二廣郡守多係部闕。凡以資序而  
得者。率是癯老羸之人。何以應猝。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。取旨升  
作堂闕。選材差授。詳除第二任知縣人。內係極瘴去處。厚立賞格。三  
路守臣陞辭之日。戒以訓兵愛民之事。庶使材力有餘。可以責任。其  
四曰。每遇三路謀帥擇憲。必先威望智略。足以彈壓鎮服者。仍乞同  
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。毋遽遷易。如任滿日。部內無切發事。並與遷  
秩。名擢。否則取旨譴罰。以為懲勸。其五曰。竊惟聖化旁洽。遠民興行。  
年來二廣之古。浸多秀穎。宜命大臣搜揚薦召。擇其一二以漸擢用。  
誠足以收遠郡之心。銷姦慝之習。亦漢高慰趙子弟之遺意也。臣愚  
竊望睿斷。首以閩廣為重。頻鑒臣說。以次施行。庶幾陛下養晦蓄銳。  
奮然必為之日。可以專意北向。無復顧後之憂。蓋天下之事。惟周防  
厚慮者。為不可敵也。惟陛下謹之重之。以全大計。寔宗社幸甚。



